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488期 新加坡篇

组稿人：寒川

怀凯蒂山谷温泉(外二首)

吴亮

新西兰, 罗托鲁瓦
早夏的雨多情
陪伴我们六人
来到怀凯蒂山谷温泉

水声澎湃
怎不令人震撼
周遭气势恢宏的景观
同样令人流连忘返

威灵顿到皮克顿

启航
渡轮缓缓驶出威灵顿
取道库克海峡
开往皮克顿码头

再见了, 新西兰北岛
我和众多乘客
佇立在船尾的甲板上
凝视渡轮
拖着两条长长的白纱
还有那渐渐渐远的重山

我也在渡轮两侧的走道
穿行
追捕连绵不绝的海岸
奇异的峭 悬崖
起伏的峰峦
偶然出现的村庄

航行大约一百公里
终于抵达皮克顿码头
蓦然回首
我已穿越万水千山
(稿于2022年11月)

附中、英文对照:

怀凯蒂山谷温泉
(Waikite Valley Thermal Pools); 罗多鲁瓦 (Rotorua); 胡卡瀑布 (Huka Falls); 陶波湖 (Lake Taupo); 威灵顿 (Wellington); 皮克顿 (Picton); 库克海峡 (Cook Strait)。

胡卡瀑布

水源自陶波湖
穿越苍翠葱郁的森林
流经坚硬的火山岩溪谷
终于汇成激流
冲入胡卡瀑布

瀑布的步行桥上
观赏前方流水的落差
宛如千军万马
咆哮着, 奔腾而来
让人错觉
大水是从天上来
激流翻白

生活杂感

借钱 沙嘉

前天看到《联合早报》报导, 对徐宝祥之无条件借钱(甚至可说赞助)给郑媛蔚完成大学学业, 很是感动。两人认识不久, 徐宝祥敢于拿出钱来帮助, 而郑媛蔚完成学业后, 不忘借钱一事。两人真诚以待, 好人好事, 应该一赞。

儿有ATM。他来迟, 借钱一事当然也被志远宗看到了。两人之前也都认识! 一个月、二个月……一年、三年、六年、十年……我不曾打电话找他。因为我不知道, 他若还我钱, 是很容易找到我的!

这让我回忆起12年前的事。那年12月8日, 正是我参与的沿江公会60周年晚宴。赴宴会之前, 因献捐公会会庆新币一千元, 得多两个席位, 乃邀请时来星洲作客的黄山市志远宗亲, 约傍晚在武吉土地地铁站与他夫妇碰面, 然后载往会馆。

他没有找我。2013年的12月8日, 是他借钱三年的日子。我想, 他女儿也该毕业了! 如果当年那一千元对她有所帮助的话, 那当着我帮她的助学金, 也许更恰当些。

话说回来, 当天某宗亲来电相求, 谓女儿赴澳洲升学, 他手头紧, 望能借他新币一千元。我虽然坦诚和他说我早已离职, 赋闲在家, 但他仍希望能帮他燃眉之急。我因多次被人以种种理由借钱, 少至三五百, 多则二、三千, 大多有去无回, 朋友也失踪了。所以, 这位宗亲开口, 让我左右为难; 经验告诉我, 这笔钱应该也是一去不回。

借出一千新元拿不回还算小事。如果是我向富豪朋友借30万新元(假设也有如此好友)转借给她, 之后她不还钱, 那我可要买房子了!

但我还是“借”给了他, 只因为他说是女儿教育费。他先是要求转账, 其后要现金。我只好约在武吉土地地铁站见面, 那

还好! 这回我没那么动情! 因为我自己拿不出, 也不可能向朋友借。我开不了口, 毕竟, 我曾有过借钱的经验, 在我肯定是很难启齿的一件事!

长子三四岁的时候, 为娘的常常满怀热望, 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最爱的人到底是谁。

“我自己。”他漫不经心但又一本正经。“怎么可能最爱自己呢? 你再好好想想。”为娘那颗脆弱的心提在半空中, 微微颤栗着。

“那你不爱妈妈吗?”沉默半晌之后, 为娘的心有不甘, 追问了这么一句。“爱啊, 但我最爱的是我自己。”他似笑非笑, 摇头晃脑。

这孩子到底是在耍幽默还是在跟老妈斗心眼, 为娘的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但她的心早已跟那天上的云朵般, 悠闲而自在。因为这孩子从小到大凡事自己搞定, 为娘的遇事还须找他

短少的三年疫情, 梦里却无数次穿越了集美的那座大桥。念念不忘的, 是海上那闪烁不停的灯塔, 数着三二一, 告诉你, 我一直在等你, 等你回来。

父亲就读于集美中学。小时候, 每一年的新春团拜, 或者校庆都在校园课室举行。我都会很开心地跟随随父亲去参加聚会, 到处一片欢声笑语, 庆新春的喜悦加上相见欢谈不完的话题。大人那是重温求学时光的欢愉, 小孩是因为可以遇到同龄玩伴的欣喜; 大人楼上开会, 我们一群孩子就在楼下踢毽子, 丢沙包玩捉迷藏等; 楼上热火朝天, 楼下也火成一团; 楼上握手开心拥抱温馨不断, 楼下你拥我抱拜把子的交情。我们其实是带任务的, 小小红领巾是帮忙倒水端茶带位的小小志愿者。到现在, 叔叔阿姨们都还记得那时我们做小帮手的样子。那脸上红彤彤欢喜雀跃的, 是集美校园的红砖映红了我们。每每联系, 言谈间自然

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 物资匮乏, 生活艰辛, 尤其生活在乡村的朴实人家, 孩子们一大群, 在经济拮据条件下, 村妇们都节俭过日子, 家里的用品, 尤其炊具, 不轻易丢弃, 一旦破损, 可补则补, 补锅补钹是日常的必须。

从小在杨厝港偏僻乡村成长, 自懂事以来就看到乡村里时不时有些独特的老行当匠夫在村子里走动, 他们为村居带来许多生活



补锅匠这个老行当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消失在街头巷尾, 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两三年前退休, 轻飘飘地当闲云野鹤, 重拾秃笔, 开始在脸书断断续续抒写回忆录。其中一篇《忆难忘》@南大摄影学会, “发布”了我50年前充当临时摄影模特的金奖作品, 还真没想到作者眼尖的朋友竟然看见, 告诉在千里之外的他: 有人在脸书发布你学生时代拍的得奖作品。结果在茫茫人海中, 一万八千多个日子过后, 我们“重相逢”。

“曾渊沧”这个名字, 在华人世界, 真的是个很“熟悉”的名字, 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香港著名城市大学的退休教授; 他是香港的“巴菲特股神”; 他的财经演讲与论坛是铺天盖地, 单看谷歌“油管”, 你就不胜负荷! 他几乎什么都能讲, 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既能大量的阅读又具备精确的分析能力, 这般才学, 造就了他在财经领域的高度。

曾博士穷哈哈的日子从祖父一百多年前“过番”

爱自己

齐亚蓉

讨主意, 况且他三番几次强调“养儿防老”, 意思是他将来会为父母养老。为娘的终于明白, 孩儿所谓的爱自己即自爱自重外加自强自立, 跟自私自利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十多年之后, 面对三四年级的幼子, 为娘的一忍再忍, 但最后还是对他发起了最爱的“拷问”。“我自己。”他作答之时跟哥哥当年的神情如出一辙。

“那就好好爱自己吧。”

为娘的轻叹一声, 嘴角向上扬了扬。

“最爱自己”的幼子跟哥哥一样凡事不必父母操心, 且出门在外时刻惦记着家里, 宅家之际则不时念着外出的双亲。年岁渐长之后的他还常常包揽买菜、洗衣、洗地等诸多家务事, 十足一个小暖男。

“最爱自己”的兄弟俩视同学如手足, 敬老师若父母, 时时克己自律, 处处替他人着想……似星星, 更像月亮, 为娘的眼里闪烁着泪

光。“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 怎么可能爱他人? 怎么可能爱这个世界?”长子成人之后的说词发自肺腑, 至情至理。

“妈妈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现如今, 打拼海外职场的他每当挥手告别之际, 都会附在为娘的耳边念叨这么一句。

“放心吧, 妈妈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为娘的努力克制着内心的不舍, 含笑带泪, 信誓旦旦。

“爱自己就是对儿女最大的爱, 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爱。”为娘的深信不疑并广为传播。

(2021年12月20日于狮城)

我魂牵梦绕的集美

郑晓虹

流露“战友”般情谊, 也许有训于父辈那断不了的传承, 也许我们已受陈嘉庚先生诚毅精神指引, 且, 习于日常。

集美学村被冠予中国最美乡村称号。中国建筑美和南洋审美和谐共生, 处处蔓延着满满的书香。

推开窗外只见龙舟池上微微荡漾的湖光宁静安详, 不显山不露水却富蕴包容和谐美, 醉了朝霞, 携我夕照。最喜欢登上湖亭, 收尽一眼繁华, 归来万山缥缈。

小时候的春游, 到过鳌园多次。鳌园分为门廊、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先生墓地三部分。五十米的门廊, 呈现的连环组雕汇集了闽南石刻精华。纪念碑正面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 背面是陈嘉庚先生亲自撰写的碑文。集美解放纪念碑南侧是陈嘉庚先生的归宿之地,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

碑正立面及两侧嵌有青石浮雕, 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它面向大海, 视野广阔, 就像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 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

叔叔家盛开的三角梅铺满窗户阳台, 三楼天台一路排开的榕树、仙人掌等盆栽和对面的红瓦屋顶相映成画。懒猫慢悠悠地闲逛, 时而滚地玩耍, 时而跳上石护栏踱步, 似在听我们话家常, 眼神却锁定对面屋顶。

冬日暖阳, 阳光正好。

厦门大桥是连接集美半岛和厦门岛的桥梁。几次坐在父亲28寸的凤凰单车后面, 从桥的一头到另一头。父亲雄伟的背影, 给我可靠的安全感, 让我

只管赏一路美景, 任思绪随海风飘扬到远方。海风像母亲慈爱的手在轻抚我的脸, 温柔敦厚携我前行。退潮后浅滩上海蛸清晰可见, 想像就着海水的咸, 成就一道无需雕琢却新鲜无比的家常菜, 那梦里都能闻到的香。

远处又传来老师召集上车的声音, 忽远忽近。耳边传来泉水叮咚响的音乐, 唤醒的闹钟总是能把人带回现实世界, 原来, 我又一次梦里神游故里, 魂牵梦绕的是那解不开的乡愁。



父亲就读于集美中学, 小时候, 我会很开心地跟随父亲去参加在校园里举行的新春团拜, 或者校庆

消失的老行当: 补锅匠

吴美兰

上的方便: 有理发匠、掘井匠、阉猪匠、砍树匠和补锅匠等等。小小学年时我对补锅匠的印象尤其深刻。

厨房灶头上经年累月烧煮的锅炉, 主要是生铁及铝质制造的, 哪怕再坚韧, 经木柴煎烧煮也有破损裂痕时候。母亲大人总会挑出这些有缺陷的锅具, 等待那串即熟悉又期盼的叫声“补锅哟! 补锅哟!”响起。

补锅匠推着装了修补工具的长形小四轮车, 摇摇晃晃地来了! 匠夫把工具慢慢地搬出, 一一搁在地上, 开始步骤修补工作。

母亲把几个早已刮除焦垢, 清洗干净的损锅漏炉拿到补锅匠前, 老匠夫一个个抬起, 对着阳光仔细寻找破洞, 然后作了标记。

老匠夫坐在自制的小木凳, 用焦煤点燃起风箱, 然后搁上一块铁板, 在炽热的铁板上放了几片生铁碎片, 强烈火焰升起, 在高温下碎铁片开始熔化成液, 匠夫执起一根尖端有个小铁嘴的铁条, 沾起铁水顺着已标记的漏洞缝隙仔细炼补, 另一侧则以厚布顶住, 以防铁水外溢。冷却后再用粗砂纸磨平粗糙不平表面, 稍微用工具细敲, 最后换细砂纸作再磨平的工作, 倒入清水, 确保没有“漏水”, 方才大功告成, 可以交货了。

随着时代步伐前进及经济迅速发展, 乡村生活形态向城市转移, 人们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 如今的厨具再也不需要修补, 而且用了不爽再买, 品牌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不少年轻夫妇拥有的干净厨房甚至沦为只是装饰, 三餐外食, 少有烹煮。

补锅匠这个老行当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消失在街头巷尾, 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偶尔在我尘封的脑海里浮现, 熟悉的画面, 老匠人的独特手艺及那亲切的笑容, 都令我怀念遐想, 特别感恩!

在经济理论上, 发明了“曾氏通道”, 造就了香港股市与金融的冠盖满京华, 一时成为佳话。

重相逢, 话古早

吴莲珠

什么人都有, 所以曾妈不准孩子下楼去玩。傍晚时分, 华灯初上更不安全。不懂什么派的三六九还是二四八私会党出没, 阿飞流氓三五成群, 不只是污言秽语, 动辄拳脚相向, 火拼结果, 血迹斑斑是家常, 有时还闹出关天人命。

也许从小就尝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看尽世间百态, 曾渊沧特别勤奋好学。他是个怪胎, 美术、摄影、数学、科学、经济、历史、哲学、写作等几乎样样都能。他说这也是个大优点, 也是个大缺点, 太多太杂的东西在脑海里, 感觉不能“精通”, 所以博士之后, 他把最爱的数学用

聆听他的分享, 细读他的投资理论, 感觉他的思维极像犹太人。一个白手起家, 一个懂得创造财富的学者, 一个新加坡香港版的“犹太人”经济教育家, 他对社会创造财富无以伦比的影响力, 现在回想起来, 是否应该给他颁个什么经济学奖的?

半个世纪后, 本文作者(右一)与南大校友曾渊沧博士重逢



半个世纪后, 本文作者(右一)与南大校友曾渊沧博士重逢